

國際教育援助在泰緬邊境學校 之發展現況與展望

葉川榮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系博士候選人

黃婷鈺

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泰國工作隊專案計畫執行
98 年行政院青年委員會青舵獎得主

摘 要

本研究由台灣非政府組織：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TOPS）與十三位受訪教師的觀點，提供第一線泰境緬甸移住人口教育服務的觀察、當地社區組織參與式的合作，以及對泰緬邊境上從事緬甸移住人口教育服務的非政府組織與泰政府之交涉，試圖描繪非政府組織實際參與提供非正式教育服務的情況及其意涵和可能的發展。希望能拋磚引玉地喚起台灣教育、社會等相關學界，對於此相對而言嶄新的領域，能有更多的討論，並能投注更多對於國內非政府組織從事海外國際教育發展工作領域的關注。

關鍵詞：緬甸、泰緬邊境教育、非政府組織、美索地區、克倫族（甲良族）

壹、前言

2007年九月，緬甸仰光爆發二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由僧侶帶頭的和平示威：番紅花革命（Saffron revolution），最後竟演變成血腥鎮壓（潘美玲，2007）。隨之而來在2008年五月的熱帶氣旋納爾吉斯（Cyclone Nargis）重創了緬甸全國地區，人民的苦難無啻是雪上加霜。緬甸軍政府（State peac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 SPDC）在1962年以軍事力量強行掌權之後，對緬甸境內各少數民族展開殺戮肅清，和對廣大百姓的強迫勞役與各式稅收、以及對言論、思想、行動的高壓箝制（Berbar, 2007），並專注發展各項軍事國防設施，以致於忽略其他一切關乎百姓的教育與福利發展。長期以來，導致緬甸的平均人民所得低落、七成以上的境內孩童營養不良、國內各項發展項目均遠落後於其他發展中的國家。上述因素也導致大批的緬甸人民，越過國界到緬甸各鄰國，如泰國、中國、印度等，嘗試在異鄉尋求生存的機會。

本研究著眼於泰國與緬甸邊境交界處，所存在著為數眾多自緬甸而來的人民及勞工，我們稱為緬甸移住人口或緬甸移工（Burmese migrants）。緬甸移住人口的廉價勞動力帶動大美索地區的經濟快速成長發展，而在泰國中央政府正式將大美索地區劃為「經濟特區」¹後，緬甸移住人口在大美索地區的人數，還會逐年增加。這些人在政治上的身分仍然曖昧不清，大致可分為四種：經聯合國認定的難民、泰國內政部核發持有色卡證件²的工作者、泰國身分證持有者，及非法的工作者。然而，無論是哪一種身分的認定，這群自緬甸渡河而來的緬甸人（Burmese）³，他們的基本教育權利，是長期處於弱勢、且被忽視的。

泰國境內的緬甸移民沿著泰緬邊境上的難民營聚居，有166,514位難民居住在泰國邊境上的九座難民營內，另有五座IDP⁴營位於緬甸邊境（TBBC, 2007）。居住於難民營內的難民，基本上所能接受的基礎教育服務，是由各國的非政府組織及國際組織，在

¹泰國工業局將大美索地區（Mae Sot district, Mae Ramat district, Phrop Phap district）劃為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的計畫最初始於1999年，隨著日益增加的工業與貿易量，越來越多的利益團體要求泰國政府加速通過此評估中的計畫。

²泰國內政部使用 color-coded system，以不同顏色的身分識別來區別工作者，自早期國民黨軍至泰北境內剿共而後在當地定居時代即有核發，也依不同時期核發不同顏色的身分卡。

³緬甸人（Burmese）指的是包含緬族（Burman）、克倫族（Karen）、撣族（Shan）、矇族（Mon）、克欽族（Kachin）、克倫尼族（Karenni）及其他緬甸境內的少數民族。本文中所稱的緬甸人，均包含所有族群，而不單指緬族人（Burman）。

⁴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IDPs，稱為境內流離失所人口，因為其未跨越國界到他國境內，故有別於已經跨越國界的「難民（Refugee）」區別之。

營內提供自幼兒園到 10 年級的非正式基礎教育，以及極少數 10 年級後進修管道。

廣大散居在難民營之外，而移住於泰境的緬甸人民，這些人陸續自 1990 年起開始大量前往泰國求生，據估計目前在泰國境內的緬甸人已經接近一百五十萬人，有至少半數沒有合法的工作證 (WVFT & ARCM, 2003)。這些人無論是自願或是非自願性的移住到泰境，基於泰國法令與政策的限制與缺漏，目前為止，尚無針對這些緬甸移住人口所設計的教育服務系統出現。有一種主觀的認知來自泰國民眾，認為工作機會的降低，是因為這些緬甸移住人口的影響。事實上，達府 (Tak Province) 境內估計的十萬緬甸移住人口，只有少數的機會被給予合法的勞動力工作證，若想要從事教師等較高階工作，目前是不被正式允許的。

緬甸本土小學教育的輟學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凸顯了基礎教育的不足，以及教學資源與學習機會嚴重缺乏的問題 (賴樹盛, 2007)，教育的管道與品質因此處於一種短缺的、分散的、參差不齊的情況。其實在泰國教育廳 (Ministry of Education) 的規劃之下，移工小孩是可以就讀泰國政府經營的小學的。然而在先天的語言與文化限制之下，基於地方政府的刻意忽視、軟硬體設備皆不良的校園、泰國教育政策對該議題的有限預算以及對移民人口的諸多疑慮⁵等原因，卻仍使得目前只有少數的學童就讀 (Pim, 2001)。

UNESCO 於 2006 年推出 Education for all (EFA) 涵蓋多個面向，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教育發展願景，也再次強調教育是每一個人都能夠享有的基本權利。泰國的憲法中也明文規定，每一個在泰國境內的學齡孩童，無論合法、非法，都享有接受基本教育的權利。基於基本教育與人權精神，也為了在艱難的政治環境之下因應泰國的法規，滿足泰境緬甸孩子的教育需求與權利，一種以緬甸社區為單位的小型教育場域、並以緬甸移住人口下一代為對象的非正式教育需求與服務，正在逐漸成形 (Brake, 2006)。隨著當地社區型組織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CBOs) 的興起、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的直接參與推動，開始嘗試爭取每個人都應享有的基本教育權利。

本論文嘗試藉由台灣非政府組織：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 TOPS (Taipei overseas peace service) 提供第一線泰境緬甸移住人口教育服務的觀察、當地社區組織參與式的合作，以及對泰緬邊境上從事緬甸移住人口教育服務的非政府組織與泰政府之交涉，試圖描繪非政府組織實際參與提供非正式教育服務的情況及其意涵和可能的發展。透過對第

⁵泰國政府懼怕興辦教育會使得移民人口不願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因此對泰緬邊境的緬甸學校採取消極的面對態度，並不時的採取積極的取締及驅離政策。請參見 K. Pim, *In Search of Sunlight: Burmese Migrant Workers in Thailand*.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1。

一線從事教育工作的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進行訪談，探索泰緬邊境學校教育所面臨的現況與困境。希望能拋磚引玉地喚起台灣教育、社會等相關學界，對於此相對而言嶄新的領域，能有更多的討論，並能投注更多對於國內非政府組織從事海外國際教育發展工作領域的關注。

貳、泰緬邊境緬甸學校之籌畫與誕生

緬甸的移住人口中，有大量的孩童是隨著父母來到泰境，或是在泰境出生。估計在大美索地區有超過 2 萬名的 15 歲以下的孩童，他們隨著父母到處打零工，或是待在路邊臨時搭建起來的簡陋住所。這一群緬甸來的孩子，由於和泰國語言文化上的差異與政治上尚未明朗的身份問題，基本上是被拒絕於泰國正規教育體系之外（黃婷鈺，2007）。多數的緬甸家庭亦負擔不起孩子赴泰國學校就讀的花費，美索地區的情況更是如此。因此，緬甸孩童的失學問題，是一個亟需被泰緬政府及其他相關組織正視的問題。

一、在地緬甸社群的自力辦學

基於政治的壓迫、教育機會被剝奪以及無法預知未來的恐懼，迫使眾多緬甸人民冒險遊走泰國法令限制的邊緣，非法到泰境求生存。而他們的孩子則大多數因而成為了失學、輟學的孩子。也是因為這群數量龐大的孩童，讓緬甸社區開始自立辦起一間間的小學校，嘗試給小孩一個學習的機會。根據研究者的觀察，泰緬邊境許多緬甸社區自發性的學校現況是

在泥地上鋪個蓆子，搭個簡易的竹棚，召來住家附近的緬甸孩子。一個緬甸人拿起筆，翻開從市場買來的書，唸給孩子聽、帶孩子一起唸、教孩子寫緬甸字母、學認字。隨著父母工作的孩子，可以有時在幫忙家計之餘，晃到這裡，聽聽大家說話，學學認字。父母會想要在出門工作的時候，把年紀幼小的孩子送到這裡，因為這裡會有人幫忙照顧（112406-觀-2）。

校舍空間不僅簡陋，而且破裂的竹片地板與缺發安全設計的設施對於孩子來說也相當危險。交通方面，

雨季時的滿地泥濘，讓很多孩子沒辦法走來上課，能赤腳走到小學校的，也都早

已渾身泥巴了；在路上被警察的臨檢和勒索更是頻繁。(112406-觀-1)。

學校建築以竹子搭成，簡陋狹窄，學童們混齡學習是常態，學習教材和文具用品的缺乏，也讓學習變的更加困難（黃婷鈺，2007）。學校經費與泰國法令的限制，再加上學生來自許多偏遠的地區，小學校的現況可以說是十分艱難而且克難。

上面所描述的「緬甸小學校」基本上是在緬甸社區中，由緬甸人自行創立，逐漸發展起來的。在美索地區，目前有將近 70 所以簡易方式興辦的小學校⁶。主要以年齡 2-19 歲的孩子為主，學校人數從 30-400 人都有，各小學校之間的差異很大。這種屬於社區性的非正式教育，獨立於泰國正式教育體制之外，多數只提供托兒所到 G4 的學習程度，少數的學校提供 G5-G10 和 G10 以後的教育機會與管道。

二、草根教育組織 (Grass-roots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的催生

由於社區性非正式教育的出現，各個緬甸小學校之間需要更多的聯繫和互動，並藉此相互協調運作、嘗試尋找更多的資源，這促成了當地社區型組織 CBOs 的成形。其中以緬甸人組成的緬甸移住人口教育委員會 (Burmese migrant worker education committee, BMWEC) 最為重要，BMWEC 在 1990 年成立初期，以較為鬆散的結構與組成，嘗試了解各小學校與其社區的基本需求，到中後期的開始對各小學校進行基本的教師和學生管理工作、定期舉辦校際活動、師資訓練，與協調各方資源的分配工作。

另一促使 BMWEC 成為目前美索地區各緬甸小學校的傘狀社區型組織 (Umbrella CBO) 的推手，則來自數個泰緬邊境上的非政府組織⁷與其他資源提供者的影響。有越來越多的 NGOs 將其資源投入在泰境緬甸移住人口的教育、健康、醫療、人權等議題。尤其相較於泰緬邊境難民營較完善的服務，越來越多的 NGOs 將其部分資源，自難民營裡轉移到廣大的緬甸移住人口區域，嘗試透過 BMWEC 提供各項基本需求。

NGOs 在此層面扮演一種觸媒者的角色，也就是「在組織層面或個人層面，去啟發、幫助或促進其他角色發展性的變遷。這包含了草根組成工作、促進組織化（及建立社會資本）、採取賦權途徑的發展工作、遊說及倡議，非政府組織影響政策過程的創意活動，及一般的社會運動 (D. Lewis, 2005/2007)」⁸。BMWEC 則在 NGOs 提供的多項機構

⁶ 研究者 2008 年田野數據資料。

⁷ 泰緬邊境上與 BMWEC 有合作關係的非政府組織包括 Help without frontier (義大利)、Planet care (美國)、Global neighbor、Child's dream (法國)、Children on the edge、John-P Hussman (美國)、World education/consortium (美國)、TOPS (臺灣)、Border education Canada (加拿大)、Voluntary

能力建構 (Institu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之下，逐漸成為一個多功能性的傘狀社區型組織：對外負責代表大美索地區緬甸移住人口的教育需求；對 NGOs 則為直接或間接計畫的合作關係；對泰國政府單位，則成為嘗試與之開啟對話窗口、尋求更多官方善意的平台。然而，由於語言、文化等諸多差異因素，往往 NGOs 成為了促使 BMWEC 與泰國官方（包含教育部、內政部）的溝通橋樑（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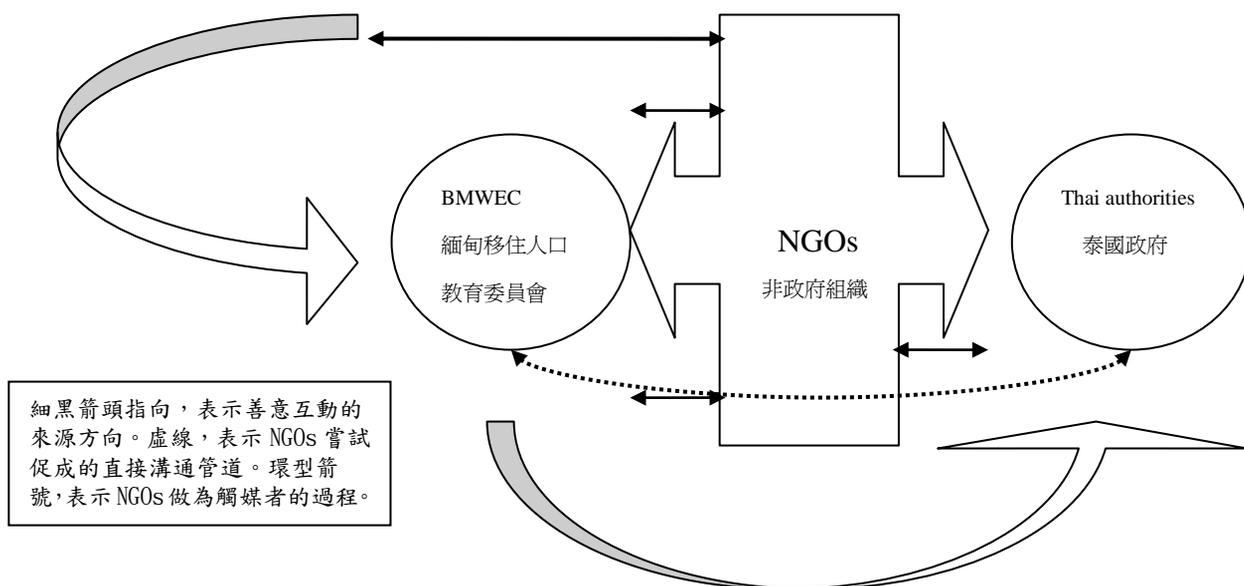


圖 1. 泰緬邊境從事緬甸移住人口相關計畫的非政府組織、泰國政府、緬甸社區型草根組織的互動模式圖。

參、研究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地區美索 (Mae Sot) 概況

目前在泰緬邊境上達府的緬甸移住人口，估計約有七萬五千人至十萬人。而位於達府省內，最靠近緬甸的美索鎮 (Mae Sot)，則聚集了大量的緬甸移民人口。其所從事

service overseas (英國)、National health and education committee 和 Volunteer program。

的工作，以魚伏、季節性務農、工廠生產員、臨時僱傭工、拾荒與回收物收集、乞討等勞力密集工作為主。在這些工作者中，能夠擁有泰國發給的合法勞工工作證，只佔了不到一半的比例，其它皆為非法工作者（WVFT & ARCM, 2003）。在泰境合法或非法求生存的緬甸人，面對著泰國政府嚴苛而紊亂的限制，以及許多泰國社區的歧視。與合法工作者比較，緬甸人在美索非法工作，平均要 3-4 天才能夠賺到一個合法勞工每天的法定最低日薪：135 泰銖。這包含了過長的工時、每小時只有 7 泰銖的加班工資、惡劣且危及身心的工作環境，與僱主的剝削，甚至騷擾。對於攜家帶眷的緬甸移住人口，這樣的收入不僅要養活眾多的孩子、付地租、交通、其他層層的手續，也要面對經常性泰國地方警察的要脅與勒索。由於謀生不易，加上緬甸家庭生育率相對偏高，幼小的兒童必須從事拾荒、賣菜等以幫助家計。本研究訪談在美索地區服務之教育工作者，他們不但教育著在上述環境下求生的學童，他們自己的生命成長史也是來自這樣的環境。

二、參與對象

本研究論文主要選擇的參與對象，是緬甸小學校的現任教師，和現任參與學校事務的校務人員。共計訪問了 13 位參與校務人員（School committees，編碼為 C）和 17 位小學校教師（Teachers，編碼為 T），其中具有小學校教師身分，又同時是校務人員的共有 4 位（編碼為 TC）。總訪談人數共計 30 人，包含 10 位緬族、20 位克倫族（附錄一），訪談涵蓋的小學校共計 14 所（附錄二）。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係採用觀察法、訪談法及問卷分析法。觀察法的部分以研究者本身參與各緬甸小學校的實際運作經驗為主要記錄內容，並進行長達兩年（2006 年年初以觀察員之身分開始進入泰緬邊境，協助當地學校營運並參與部分教學；2006 年年底正式成為計畫專案執行員，實際參與專案之擬定、經費之發放、學校之巡訪等事宜）的田野觀察記錄。研究進行期間並與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泰國政府等機構召開多次協調會議，會議中詳加記錄，期使研究視野與資料內容豐富、貼近事實。

訪談法的部分，訪談大綱由研究者設計，根據實際情況修改之後，請專業的翻譯人員進行英文翻緬文的翻譯工作。並針對訪談對象之工作性質，區分為「學校行政人

員訪談大綱（附錄三）」以及「學校教師訪談大綱（附錄四）」兩份形式。由於部分教師和地區，需使用克倫語，也請具有克倫語和英語能力的人員，進行翻譯。另採直接的面對面半結構式訪談及口述，由研究者以紙筆逐字紀錄。

四、研究時間與地點

如前所述，觀察的時間從 2006 年年初開始至今，已有兩個年頭之久。正式訪談的時間從 2007 年的三月十日開始，到 2007 年的四月三十日為止，為期約兩個月的時間。觀察與訪談的地點為橫跨泰國與緬甸兩個國家，沿著泰緬邊境線的多所學校。

肆、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研究進行時所面臨最主要的障礙，是多種語言的使用。進行訪談時所使用到的語言包含緬甸語、緬甸少數民族語言—克倫語（又分為 Poh Karen 語與 Sco Karen 語）、泰語、英語，而這些語言在文法結構上與使用背景基於文化性差異的原因，無法避免的造成一些理解上的誤會。許多受訪老師並不會說英語，溝通時必須要依靠翻譯，因此花了相當多時間在進行訪談問題的意涵表達，並同時得對受訪者所回答的內容作更精確的理解與紀錄。另外基於時間的考量，以及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⁸，無法對學生或家長進行訪談，亦為本研究之限制之一。本研究第二作者精通英語，並能以緬甸語與受訪者做溝通與交談，且長期與受訪者互動、接觸，應能減低因上述語言因素所造成的限制。

伍、緬甸小學校運作之現況

本部分針對兩年期間對美索地區小學校的觀察與教師訪問內容，分別呈現小學校的許多教育現況與面向如下。

⁸許多教師在觀察過程中被泰國政府或緬甸政府逮捕、離開教職或接受安置於第三國等等因素，因而軼失。

一、小學校事務和教師訓練

小學校的學制，大致採用英國的學制，分為 Nursery, KGA, KGB, KGC, G1-G10, Post-10 數個階段。目前多數小學校，只提供從學齡前教育到小學部，少數有提供中學部，極少數的學校，提供高中部、G10 後進修管道，和就讀大學的可能管道。

有些家中經濟較好的家庭可以讓學生去規模比較完整的學校上課，那裡的學校會開更多年級以上的課程（031407-C10T-20）。

但絕大多數的學生「只能有機會到其他克倫體系的社區學校，或是想辦法進到難民營上課（032107-C12T-17）」。

學制在小學校裡呈現相對不穩定的狀態。

泰境緬甸學校教師在日常的教學之餘，仍須擔負起處理校務的工作。例如維持學校的清潔、繳費、接送孩童、張羅孩童的午餐、照顧孩童其他需求等。而規模較小，資源較少的小學校，老師常常也就成為兼任校務人員，甚至到「校長」的狀況。

目前 BMWEC 對於緬甸教師的資格，希望至少要讀完 10 年級，才能成為一名小學與中學部教師。教師必須每年參加 BMWEC 和 BMTA⁹ 舉辦的教師會議，並且要定期參與由各組織、單位，如 TOPS、WE/C¹⁰、RWCT¹¹、KED¹² 等舉辦的教師訓練。目前教師訓練的內容與時程，因為各單位組織的考量與目標，而呈現多樣與彈性的狀況。小學校每個月也必須要交出基本運作的財務報告給 BMWEC 和其他報告給有計畫性合作的非政府組織。

對於小學校營運所需的硬體建設、基礎學習用品、學習設施、學童營養午餐、幼教老師的訓練工作等的規劃與進行，BMWEC 則與 TOPS 以每個月為期的進度舉辦協調會議，和其他不定期的相互意見交換及情況分享，並分別定期至各小學校訪視與督察，以確保各項資源為小學校所用。

二、小學校授課內容及情形

各小學校的主要教授科目為：緬甸文、克倫文、英文、泰文、數學、畫畫、自然

⁹Burmese migrant teacher association (BMTA)，緬甸移住教師協會於 2005 年底成立，目前仍在成形中。

¹⁰World education consortium (WE/C)，美國非政府組織。

¹¹Reading and writing for critical thinking (RWCT)，位於清邁 (Chiang Mai)，主要舉辦教師訓練及活動進修的非政府組織。

¹²Karen educational department-KED，克倫教育部，舉辦相關教師訓練及活動。

科學、地理、勞作、歷史、體育活動等。每間小學校教授科目不一，但全部都以語文類為重。上課的「教案和教材來自其他的教育機構或單位所研發（032107-T7-7）」，通常上課時會「給學生講話，背誦詩句，做一些體操之類的然後再上課，除此之外尚包括畫畫和遊戲、打掃等活動（032807-T2-8,9、031907-T3-7,9、032607-T5-8）」。主要的教學方式，由老師教授，學生聽講，並寫下老師的板書和背誦課文、朗讀課文。其餘的時間，學生經常不斷練習寫字。學生混齡學習的情況是常態，這是因為有許多孩子，很晚才開始上學，超齡很多。規模較大的小學校才有能力依照學生的程度，簡易隔個木板分班上課，T8 老師就提到：

一年級以下的話，通常是跟他們玩遊戲、邊教字母，想辦法把上課變成好像在玩樂一樣，因為他們的注意力很容易就分散了。順便再讓他們做做體操，在疲累之餘可以靜下心來上課。一年級以上的話，我會準備教案，幫他們上課，他們主要的學習就是著重在讀和寫的部分（032107-T8-7）。

在緬甸人的心目中，老師的社會地位是崇高的。每次老師進到小學校，學生會全體起立，雙手環抱胸前以向老師表示尊敬。並一致的說出老師好，謝謝老師（Myn Gah Lar Bar, Sei Yah（Mah）, Jeh shu Deh Bah Lei, Sei Yah（Mah））的敬語。老師手裡常拿著筆，除了筆之外，還有棍子。體罰是經常性的事情，學生被允許提出問題的機遇低。老師經常是照著課本逐字唸過的教學，由於緬甸境內的教育是照本宣科的，使用緬甸軍政府規定的統一教材，教師不被允許發揮創意，及涉及鼓勵自由言論、思想的教學方法。因此，多數緬甸老師的照本宣科、一成不變的教學，其實有它的背景因素存在，並且是常態。

但在此地受到許多非政府組織的研習、進修計畫影響，以及沒有權威式的教育機構予以管理之下，在教學方式上顯的較為彈性，而上課內容也以文化與實用為最大考量。T14 與 T13 兩位教師敘述如下：

我會根據不同族群背景的小朋友進行教學，所以瞭解每一個小朋友的背景與生活狀況是很重要的。還有就是每一個小朋友的學習進度與程度也不一樣，有時候得考量他的情況，進行不同的分組和不同的小活動（032307-T14-7）。

我們也教其他的科目，像是技職訓練，教孩子怎麼織布，種一些水果蔬菜，做一點簡單的手工藝等等（032207-T13-8）。

本地非政府組織與當地教育團體合作的項目，除了硬體資源的提供之外，尚有較大層面涉及教育專業自主的能力建立。因此，在文化延續與經濟自主的雙重考量之下，相對於緬甸本土而言較為靈活的教材內容，使得母語教學與傳統文化方面能夠擁有較

多授課時數與專注；另一方面，為了維持經常拮据的經費與午餐，校方上至校長、下至每一位學童，皆在校舍附近種植一些食用蔬菜水果，以供學校師生每日營養來源。而傳統技藝的織布則融合在教學之中，結合傳統的文化圖像概念，改良成可賺取教育經費的「克倫包¹³」與「克倫零錢包」或「克倫布」，一方面可以部分延續傳統文化於教育之中，另一方面亦可培養學生一技之長，以供謀生之用。

三、緬甸社區及家長的態度

C3 校長形容家長對於小學校的態度：

當我們開始經營學校之後，我們很開心見到家長對學校表現出熱誠，樂於將他們的孩子送來學校就讀（032607-C3-16）。

多數的緬甸孩童家長，對於送孩子上學這一件事是贊同的。也有很多的例子，家長會幫忙提供一些學校孩子的所需。相對而言，小學校本身，一來讓孩子有人照護、能夠學習，二來也是學校教師會幫忙張羅許多孩子的其他需要。

有的孩子家裡過窮，一天三餐都在學校吃，而老師也會自掏腰包張羅孩子的食物；孩子的家長有時候會向學校老師借錢，以解決臨時性的需要，特別是被警察抓走的時候（121706-觀）。

但在較偏僻的地區情況則不同，位於較靠近邊境，或是務農區的小學校，有一定比例的孩童家長，並不覺得天天把孩童送小學校來，是應該要做的事。而是傾向於讓可以幫忙的孩子，在家中或是田裡幫忙家務或工作，較小的孩子則任其在住家附近閒晃。

在許多結構性的不利情況之下，有部分的小學校曾經面臨到某些困境，一些參與校務的社區人士，並不真正熱衷於小學校和孩童的發展事務，而只是單純的將小學校視為一種賺取更多利益的中介橋樑；或是由於各小學校基本上都是免費入學的，甚至有小學校在其他機構組織訪視之時，臨時找來附近孩子充當學生的情形發生。

但一般說來，美索地區的小學校與社區居民的互動關係是良好的，基於相同的血緣、相同的理想，流離至泰國境內求生存的教育人員或是學生家長，都能彼此相互合作，努力的將教育的希望往下傳承。因此校方與家長之間的互動是暢通而良好的，T2 和 T5 兩位老師提出他們的觀察。

¹³ 克倫族又稱為「甲良族」，故一般俗稱為「甲良包」，是一斜背式、極富克倫文化傳統特色，並兼具裝飾、背負與保暖用途的多用途包袱。

我們同時和家長、學生、學校委員開會討論有關學校的事務，因此我們有較好的關係（032807-T2-13）。我們也一起舉辦學校的活動，一起討論教育和健康照護之類的事（032601-T5-13）。

四、NGOs 與 CBOs 的努力：在地教育能力之創生

一般說來，就緬甸小學校的孩童學習條件而言，相對是較為僵化且缺乏活力的。因此，各 NGOs 結合當地 CBOs 所舉辦的緬甸教師訓練或工作坊，負擔起一個相當重要的功能：從提供基礎的教育觀念，到實際的教學方式和技巧、如何建立和學生和家長的良好互動關係、進行有效的教室課堂管理、到基礎健康衛生的知識學習和觀念宣導等。

一個「友善」、「乾淨」的學習環境，是 TOPS 對於緬甸小學校的發展目標。友善一詞，是為了表示包含社區在內的整體成員，對孩童上學去的態度轉變；小學校各項軟體，包含教師的因材施教和因地制宜、孩童營養狀況的改善、外界對於孩童基本教育權享有的善意展現。乾淨則是重視對於社區成員、小學校和孩童基本健康和衛生教育觀念的宣導與實際健康檢查的進行。

CBOs 和 NGOs 的計畫性訓練，嘗試將更多的資源和時間，放在發展緬甸教師自我能力的目標，並催生另一個採會員制的緬甸教師協會（BMTA）的成立。在對泰國政府而言非法辦學的前提之下，以及所受到的諸多限制之外，期許緬甸教師能成為 NGOs 和 CBOs 朝向長期的、可以累積人力資本的、探索更多元發展目標的教師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的方向邁進。期待有一天若這群人能再度回到緬甸，可將知識繼續傳承發展下去。

而當地教育工作人員對於非政府組織的觀感，來自於密切的經濟與教育合作。一些非政府組織針對該地複雜的宗教與族群差別，設計不同的教育訓練計畫，以及各種以族群文化為基底的教科書，並定期巡迴該地以瞭解不同地方迫切的需求並給予援助。因此，非政府組織在該地克倫社群中已建立起良好的互動模式。我們可以以 T3、T2 和 T5 三位教師的說法來瞭解這樣特殊的情況。

我覺得他們是很好的支持伙伴，因為當我們需要的時候，他們會定期來看我們，而且鼓勵我們（031907-T1-12），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忙，位於十分偏遠的本校就會再次回到之前很孤立無援的狀況（031907-T3-12）。

我們會跟 NGO 互動是因為他們邀請我們參加他們舉辦的教師訓練工作坊，也給我

們他們發展的教學教案和有關教材（032807-T2-11）。

他們也會對老師進行輔導，因為老師們的信仰不同（032607-T5-10）。

陸、緬甸小學校所面臨的困境： 前進在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繩索上

目前緬甸小學校的存在，泰國政府只給予學習中心（Burmese learning center）的認定，而尚未給予正式的學校（school）認可，偶發性的取締或勒令關閉仍會發生。但另一方面，因為 NGOs 的居中協調，讓緬甸小學校得到了喘息或延續下去的希望。

然而，在泰國政府教育經費無法顧及此地小學校教育，以及緬甸軍政府持續的執政壓迫而讓緬甸移工子女無法回歸母國享受正常教育之雙重困境下，緬甸小學校正在非法與合法的繩索之間來回擺盪，嚴重犧牲掉了下一代的教育基本權利。本部分將呈現以下四個重要的困難面向。

一、泰緬邊境難民營對教育與教師流動的影響

通常小學校的創立，會有多個對此議題較為關注的緬甸人，基於熱心和為使鄰近孩童能夠有上學機會的動機而開始。但由於「緬甸社區人口的流動率偏高，很多人家必須依照其雇主要求搬遷、依照務農需求而季節性移動，或到處打零工等（121407-觀）」。社區人口汰換率偏高，直接讓社區性的緬甸小學校面臨到校務人員更換率偏高的情形。公立小學教師月薪只有六塊美金，偏遠地區更是缺乏合格教師（賴樹盛，2007），甚至老師也常常來來去去，造成課程銜接上的困難。身兼學校行政人與實際教學工作的 C12T 老師這樣說：

常常會有老師來來去去，因為他們大多只有 18-20 歲，一有機會，他們就會去別的地方進修唸書（032107-C12T-9）。

泰緬邊境的 NGOs 最初的服務對象是沿著邊境界河上分佈的緬甸難民營，其中又以緬甸少數民族克倫人為多數。與緬甸小學校相較之下，營內的教育規模和各項基礎服務普遍都有比較「完善」的情形。從 TOPS 嘗試將難民營內教師和緬甸小學校教師結合起來，一起舉辦聯合師資訓練的進行狀況發現，在資源分配相對不均衡的事實之

下，便會造成比較的情況發生。而事實上難民營內相對較佳的條件，常吸引部分的緬甸移住人口利用各種管道進入難民營，希望得到較多的基礎服務。最常出現的情況，便是到難民營內接受教育和尋找其他進修管道的機會。另由於難民安置第三國（Resettlement）的措施不定期執行中¹⁴，這也讓為數不少的緬甸小學校教師們，嘗試進入難民營尋求登記在安置第三國的對象名單之內。

緬甸教師的流動率和人才流失的問題，部分來自於是否可能被安置第三國的消息所影響。有些緬甸教師，會放棄他們的工作而到難民營裡嘗試取得身份，申請安置第三國。由於目前第三國安置的作業、時程、形式和標準，幾乎操控在不同的接收國，所以對於緬甸小學校的教師而言，雖然是一個機會，也很有可能只是一段落空的等待。只是這樣的情況，對於小學校教師的訓練工作來說，極可能面臨著難以持續的困境，以及不穩定性的增加。

二、政治地理錯置下的文化語言抉擇難題

緬甸小學校教師授課的語言是緬甸文，其次是克倫文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但是所有的小學校都被要求必須進行「泰語的學習（032107-T9-1）」，泰政府要求必須加入泰語的授課時數，多所小學校也聘請會說、寫泰語的老師進行任教，但絕大多數的老師仍舊是緬甸人。只有極少數出現在小學校的泰國籍老師，他們抱著關懷的動機或具有宗教性的奉獻態度而加入教職行列。

在泰境緬甸小學校上課的孩子，被屬於緬甸社群的人，認為必須要學習母語和母國文化；但同時被屬於泰國社群的人，認為必須要嘗試進入泰國正規教育體制內進行就讀。但即使是緬甸小學校本身內部，也有緬甸語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優先教授次序考量，再加上所使用的課程來源不同¹⁵，便形成了目前較為混雜的現象。不過就緬甸語言和文化的未來教育趨勢來說，逐漸與當地融合是必然得走的一條路。

基於緬甸政治的壓迫，泰緬邊境的移工被迫非法進入泰國求生。他們是一群政治上的孤兒，他們也正努力讓自己的文化與傳統能夠傳承下去，不要讓下一代也變成文

¹⁴ 第三國安置（Resettlement）的行動和時程，完全由難民接收國決定，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UNHCR）居中協調，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IOM）執行安置程序。自 2006 年起，陸續有較多難民安置到美國、澳洲、加拿大、北歐國家等。

¹⁵ 目前緬甸小學校所使用的課程教材來源主要有：克倫族系統、緬甸境內系統、非政府組織研發課程、當地 CBOs 研發課程等。

化上的孤兒。然而經濟上的趨力卻迫使他們必須在文化語言和生存之間做出抉擇，天平的兩端一樣艱難，且同樣的考驗著他們的智慧。

三、泰國政府的態度侷限小學校的發展

由於泰政府的限制，很多小學校的硬體設備建築，在嘗試和地主與其他社區成員溝通之後，通常只能達到一個「尚可接受」的標準。如果建的太過完善，反而可能讓社區受到當地政府的注意，引起無法預期的可能後果和對緬甸社區成員的逮捕和勒索¹⁶。緬甸小學校的硬體設施部分，也必須依實際的情況進行調整，將主要的目標放在孩童享有基本受教權相關的活動：帶領教學活動與遊戲、學校營養午餐、輔助教具、遊樂設施、小型圖書館、教育家長和社區等「軟體設施」的培養與發展，以及緬甸教師的能力養成。

面對緬甸孩子掙扎著爭取享有基本教育權的情況，泰國政府單位的態度，差異性極大，意見也並不一致。一般而言，美索鎮市區的緬甸小學校運作，是相對受到較少干擾的。這與泰國當地政府官員，是否同意允許這些目前尚稱之為「學習中心」的存在有關。

然而，本研究所討論的大美索地區的緬甸小學校，則包含美索鎮南北各約 50 公里的區域範圍。這些鎮外的小學校，就經常性的面對泰國內政部、教育部、邊境駐軍、當地地方官員、地主和警察等各式的要求、威脅、與騷擾。這樣的情形當然也為一些受訪教師（如 T5 和 T9 兩位教師）所觀察到：

大多數的學生想要學習，但是他們都沒有機會。最近我們社區很多戶的房子都被破壞或拆除了。所以我們很多人必須要躲在叢林裡，不太敢接近社區¹⁷（032601-T5-14）。

有一次泰國移民局的人和警察在期末考的時候來學校，叫我們把學校關了，又叫我們學校裡一定要去買泰國國王的照片來掛（032107-T9-1）。

緬甸小學校本身對於泰國政府而言，目前仍舊是屬於非法運作。但是 NGOs 和 CBOs 早已和泰國內政部與教育部，從早期的沒有交流，到現在有較多的會議討論和意

¹⁶大美索地區泰國警察向緬甸人勒索、找麻煩的情況極為普遍，幾乎天天上演，通常的費用在 200-400 泰銖之間。

¹⁷這一個社區在 2007 年 3 月時，被泰國軍方毀壞多戶村民的房子，並將許多村民強行渡河趕回緬甸。學校主體並沒有遭到破壞，但是學生與家長都躲起來，學校關閉。

見交換。在 2007 年初，所有登記的緬甸小學校，經由 BMWEC 為代表，將所有學校名單與組成人員送交泰國官方進行初步審核，期望能夠正式成為「合法學習中心」。但就在這樣看似緩和的擺盪與等待之中，2007 年 2、3 月份泰國軍方對於邊境兩所緬甸小學校，進行的校舍破壞、孩童住家的摧毀、對學校人員的逮捕、對學校的勒令關閉，也令所有 NGOs 和 CBOs 在緊急會議之中，嘗試與泰國官方溝通原因。

結果則是一個來自「國家安全的高級命令」回應，表示泰國政府依法有權力遣返非法居留的緬甸人，以及非法營運的相關設施，NGOs 也沒有理由能夠干涉泰國軍警依據法律的行為。

四、尋找無國籍孩子 (Stateless Children) 的未來

受訪老師表示，許多學生家長「在泰國都是非法的勞工，所以他們的孩子也沒有任何的身份證明，連年齡都不是很確定 (032207-T13-13、032307-T14-8)」。

因此大多數沒有身份的學生的安全是受到威脅的，他們在上學的途中，或是獨自在外面的時候都是很危險的，他們可能隨時會被警察抓。而他們的父母就要到處去籌錢借錢贖回他們的孩子，如果父母自己也沒有身份的話，又付不出錢，就得靠外界的朋友幫忙，否則就會被送回緬甸 (032307-T14-8)。

這樣的情形，在我們研究的地區內經常都在發生。

1989 年聯合國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第七條規範兒童在出生後有權利立即進行出生登記、賦予姓名及國籍，更進一步指出特別要確保進行，以避免無國籍兒童的出現。泰國政府簽署了兒童權利公約，但卻在此條款的履行上持保留的態度，表示須依據國家法令和實際在泰國境內的情況進行考量。

絕大多數緬甸小學校的孩子，無法擁有屬於緬甸政府或泰國政府核發的身份證。許多孩子的父母是沒有合法工作證的非法工作者，一旦孩子在泰境出生，就成了沒有國籍的孩子。有這樣數目的一群人生活在泰國境內，卻沒有顯示在泰國政府的官方資料裡，可以預期的是，在若干年後必定會對當地政經發展和安全造成影響。在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遊說之下，2007 年初，泰國公部門與非政府組織合作，開始再次倡導緬甸移住人口裡，新生孩童的出生登記證明 (Birth registration)¹⁸。其最主要目的，在於使泰國官方能夠逐漸掌握泰境緬甸移住人口的增長，以及往後對於可能的第三國

¹⁸這樣的出生登記證明不等於擁有泰國的合法身分證，而只是一種登記證明。

安置作業及回到緬甸向政府申請身分證時，有一定的幫助。

無國籍代表著，無法享有任何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也被排除在基礎的權利義務之外。想要上學去的一個簡單夢想，硬生生的被現實的艱難所打破。弔詭的是，美索地區緬甸孩子的父母，是其各項經貿快速發展的重要勞動支柱。他們的孩子，目前卻面對著不受到身分承認的窘境。也因此，緬甸小學校提供基礎教育機會的非法存在，其實是為了彌補這種在國與國之間政策施行的不完善，導致孩童的基本權益被犧牲的不爭事實。

柒、邊境的晨曦升起： 邊境教育與非政府組織之未來

文化與教育的力量跨越了無形的國家界線，在邊境地帶找到了重生與蛻變的希望。在這個由叢林與泥土景觀拼湊起來的小小世界中，來自全球不同角落的非政府組織成員，結合了當地人民渴望教育的力量與聲音，將傳統與文化的創新力量，藉由經濟與教育的活力世世代代的將之傳承下去。以下我們分成教師信念的轉化與非政府組織的努力兩個面向來進行討論。

一、教育的晨曦：邊境教師之期許與努力

泰緬邊境許多教師來自不同背景、族群、宗教，卻同樣的投入在教育與文化傳承之中。當問及為何願意來此擔任教育工作時，有位年紀已屆八十歲的教師（T8）表示是在母國遭受到壓迫之後，因緣際會來到此地任教。

我在緬甸時是一位護士，那時候在緬甸的護士、教師等知識份子都被迫逃離緬甸，那時待在緬甸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於是我赤腳走了 3-4 天到達邊境地區，在這邊從事教育工作（032107-T8-1）。

大部分的教師在接受完 P10 的教育之後，即被認為具有基本從事教職的資格，而被邀請至美索地區任教。而在多年與學生們互動，以及不斷的與外來非政府組織之教育研習團隊接觸之後，許多教師都將自己的成長歷史與學童生活經驗做聯結，並全心全力將自己所學奉獻給孩子們。受訪老師（T1、T2、T5）表示出自己對於教育的理想：

想要幫助自己的同胞 (031907-T1-3)。

我真的很想要教那些很窮困但是很想要學習的小孩 (032807-T2-3)。

我決定要為了這些孩子而工作，只要我還活著 (032607-T5-6)。

無論是基於什麼原因，他們在這邊停下了腳步，奉獻出了他們的熱誠。在有限的資源與專業訓練之下，他們肩負起文化傳承的教育百年大計。而此地的教師對於學生亦有不同的期許，皆期望學生能展現出文化傳承的契機與旺盛生命力。有的老師希望學生能「成為一個有知識的人，過較好的生活 (031907-T1-6、032807-T2-6、032607-T5-6)」，並「成為一個好人，一個好的領導者 (031907-T3-3、032307-T15-6)」，有的則從道德的層面「希望他們能同時發展身體與心靈 (031907-C5-5)」，有的老師則基於對文化遭壓迫而流失的憂慮，希望他們「可以在畢業後受到更好的教育 (032107-C6-20、031907-T3-6、031907-T4-6、032207-T12-6)，然後將來一定要記得回來幫忙我們的克倫族人 (032107-T7-6) ……」。

希望他們可以有很好的性格和態度，學會相互尊重彼此，也尊重我們的長輩，像老師或社區領導，也要聽父母的話 (032107-T8-6)，並能學會保有自己的傳統文化 (032207-T13-1)。

邊境的資源仍舊缺乏，但文化的種子已經灑下。非政府組織在此地的服務雖然只是以維持學校的運作為主要目標，但在學校能長期穩定經營下去的前提下，不但能夠保障孩子更多的權益，也將確保孩子能滿足教育的基本人權需求，讓更多的孩童能免於政治迫害與生理狀況貧乏的恐懼，享受孩童應有的美麗童年。

二、非政府組織第一線服務提供的意義

鑑於現在第三部門 (the third sector)¹⁹之範疇裡，相關名詞的定義不一，研究者在此傾向於把 TOPS 定義為國際「非政府組織」。而不傾向將其劃歸於，相對商業營利活動而言，強調其非以利潤及分配為核心價值的「非營利組織」稱謂，與以相同的基礎中的價值分享為核心驅動的「志願性服務組織」稱謂。理由是包含 TOPS 在內的其他泰緬邊境上的其他非政府組織所從事的相關計畫性活動，其實是以另一種角度的詮釋，就是實際參與計畫目標的各項「發展」²⁰工作。既然其核心概念，為從短期的援助

¹⁹「第三部門」為一個鬆散的範疇，不同於政府（公部門）或是為了謀利的商業（私部門），但由價值導向的活動及承諾而緊密結合，參見 Lewis (2005)。

²⁰這裡作者將「發展」定義為「以經濟的、政治的及社會的生活品質而言，為了要確保人們正

活動到長期的發展計畫，就進而出現了雇用當地雇員、訓練當地工作者為主要計畫執行者，培植當地社群組織，進行符合當地文化內涵及脈絡的組織能力養成。這不僅僅是經濟資本的累積，我們更注重的是社會資本累積的過程與運作模式。

TOPS 自 1996 年，開始了在泰緬邊境對於緬甸難民營和偏遠泰國鄉村的計畫性教育服務工作。基於厚植在地社區自助的能力，TOPS 與難民婦女會共同合作，已在三座泰緬邊境難民營裡經營四十所學前幼稚園，透過培訓兩百多位難民擔任幼教老師、提供服務津貼和學習用品、推動家長親自教育，以及辦理幼兒營養午餐等，每年為四千多位孩童創造友善和安全的成長學習環境（賴樹盛，2007）。TOPS 主要的僱員，均是以在地的工作者，進行第一線的服務提供。因此傳統「服務團」的思維方式，在於偏向志工派遣和使用志工以達成目標計畫。基於此因，服務團隊這樣的定義事實上已經不適合於本工作隊的實際屬性。

另一方面，該團隊認為訓練與計畫目標操相同語言和文化脈絡的當地雇員，才最有可能深入了解各項細節，與不同的民情而導致不同思維方式的發展。因此，因地制宜與彈性的調整空間，也變成 TOPS 在泰緬邊境實際的服務執行之中，嘗試將其視為一個常態，並且納入長程發展重要的考慮因素。

相較於泰緬邊境其他多數沒機會上學的緬甸孩子，國際救援組織與當地緬甸團體每年能夠服務約七十所緬甸小學校，使七千名孩童接受基礎教育（黃婷鈺，2007）。多年來，非政府組織在此地與在地人才密切的合作，不但帶來了當地教育的活力，並也替美索地區緬甸社群帶來了重新復甦的希望。

三、非政府組織所面臨的質疑與挑戰

CBO 擁有在地國家所無法擁有的經濟優勢，以及所謂的「教育專業」，因此 TOP 在面臨資金配置、教材選擇以及資金流向管控方面，必須得謹慎衡量當地特殊的政經背景，以及近乎無政府的狀態，才不致於偏離了當初投入當地服務，希冀扶植在地教育精神的宗旨。

然而，2007 年初一個在泰緬邊境頗具規模的歐洲贊助單位，基於贊助資金帳目不清、流向不透明、組織不夠健全等等因素的考量，將原本採取與當地 CBO 合作協調經費與資源分配的方式，轉換成強勢介入當地 CBO 的模式，將經費發放權取回，並實際

面改變而做的刻意努力。參見 Lewis（2005）。

執行每一項計畫。

這樣的轉變實際上將各個接受贊助的學校，變成了該贊助單位的「殖民學校」，因為它必須屈從於該單位的「辦學理念」與「經費運用及控管過程」，甚至在與學校簽訂的同意書中，有一條規定是：往後若有任何個人、團體到訪學校、或捐贈任何物資、金錢，必須事先與贊助單位報備，等待許可，因為你是「我們的學校」。

TOP 與許多贊助單位一樣，和當地 CBO 之間保持著一種微妙的關係。基於緬甸各種困境而輾轉流離到泰國境內的緬甸移動人口，在沒有充分受到充分國際關注之前，就是以一種初始、草根的方式重新建立起教育希望，創設屬於自己的學校。也是因為有了這一群緬甸人的努力，才會有 NGO 與 TOP 存在的意義，也才有 TOP 等組織努力的空間，且帶來泰緬邊境教育的新契機。

這樣的主客觀念，值得眾多資源提供者細細思索。文化的傳承來自在地精神的傳遞，而 NGO 的創立思想也是本著「提供協助與完成教育在地化」的紮根精神，贊助與輔佐單位對於這樣的美意應該有所堅持。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NGO 辦學理念與 CBO 辦學理念之間、資金挹注與資金運用之間的微妙政治哲學，無非是 NGO 與 TOP 在實際運作之時，所面臨最大的挑戰。

捌、結語

在面對文化語言的不同與困難之餘，非政府組織之發展工作者深刻的瞭解到：在教育真諦與非政府組織發展工作的交會光譜中，應該會有更多將教育理念深度做延伸的面向，這包括了橫向的分層歸屬與權責分配，以及縱向往下進入各社區從事紮根工作的機會。

而本文所討論的國際教育援助發展，也只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我們以基礎教育的提供與改善做為切入點，試圖要在生存考驗與文化創生之間找到一個可行的空間。因此，在非政府組織發展工作的推展中，提供緬甸移動人口中的失學孩童，一個接受基本教育管道的機會只是個開始，這代表著我們需要持續更多的資源和時間，培養與等待當地能力建構和公共意識的崛起，之後再進一步的改變當地社群人民。

教育是每個小孩的基本權利，這樣一個簡單的需求在此地卻是顯得如此艱難。從緬甸小學校的計畫草創到真正的付諸實行，我們見到了許多來自現實與資源上的無奈，但我們也見到了基本教育精神在此繼續延續的強大力量。非政府組織 TOPS 嘗試

在泰國政府部門資源尚未能夠觸及的灰色地帶，與私部門難以將焦點關注於此的困難情境中，尋找更多可行的對策與可長期穩定提供的資源，以使對弱勢族群孩童發展服務的理念能更進一步的延續下去。

在非政府組織多年的努力之後，邊境教育的晨曦已經升起。緬族移民在一個政治身份地位不再清楚、也或許不再重要的邊境地區，找到了能將自己文化與傳統延續下去的資源與力量。在緬族小孩天真無邪的臉上，我們也再次看見了教育所帶來的喜悅。TOPS 身為一個台灣民間機構，以它長期在泰緬邊境進行人道援助和教育發展工作的經驗，和長期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互動，期許藉由 TOPS 本身的學習和經驗分享，使台灣有更多的人，能夠對於緬甸相關的國際議題產生關注，以期許大眾及國際社會的力量能催促緬甸軍政府產生改變，給緬甸孩童一個回家與受教育的希望。

謝誌

本研究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之精闢意見；亦感謝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余安邦副研究員以及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莊勝義副教授給予田野研究方法上之建議與期許。泰國部分亦要感謝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駐泰領隊賴樹盛先生，和許許多多在邊境上努力奉獻教育的各族朋友。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黃婷鈺 (2007)。你的關懷，就是他們的希望。《人本教育札記》，221，59-60。
- 潘美玲 (2007)。彩虹崩散，亂邦悲吟：緬甸難民流亡報導。《經典雜誌》，112，34-35。
- 賴樹盛 (2007)。緬甸難民在異鄉。《人本教育札記》，221，56-58。

外文部分

- Berbar, H. (2007)。回首望斷鄉關路：緬甸難民逃亡潮（張雅娟譯）。*經典雜誌*，112，36-43。（原著出版於2007）。
- Brake, Z. (2006). *Shoot on Sight: The Ongoing SPDC Offensive Against Villagers in Northern Karen State*. Bangkok: Peace Way Foundation Burma Issues.
- Lewis, D. (2007)。非政府組織管理初探(馮瑞麒譯)。台北：五南。（原著出版於2005）。
- Pim Koetsawang (2001). *In Search of Sunlight: Burmese Migrant Workers in Thailand*. Bangkok: Orchid Press.
- Thailand Burma Border Consortium-TBBC (2007). *Border Map and Population Monthly updates February*. Retrieved Nov 26, 2007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tbtc.org/camps/2007-02-Feb-Map-CCSDPT-TBBC.pdf>
- World Vision Foundation of Thailand (WVFT) in collaboration with Asia Research Center for Migration (ARCM) (2003). *Research Report on Migration and Decep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ailand*. Bangkok: World Vision Foundation of Thailand.

文稿收件：2007年11月28日

文稿修改：2009年02月15日

接受刊登：2009年03月20日

葉川榮 黃婷鈺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ids for Burmese Migrant Schools Along Thai-Burma Border

Yeh Chuan-Rong

**Doctoral Student of Educational Department,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 Ting-Yu

**Migrant School Program Coordinator,
TOPS-Thailand**

Winner of

**National Youth Contribution Award,
National Youth Commission, Taiwan. 2009**

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vides first-hand observations of educational services for Burmese migrants in Thailand. This study also shows the participatory cooperation between communities based organizations (CBO),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NGOs which offer educational services for Burmese migrants on Thai-Burma border and Thai gover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local Burmese teachers and the Taiwanese NGO, TOPS. We attempt to describe the situations, meanings, and possible developments of NGOs which offers informal education services. Also, the research tries to stir more academic discussions about the relatively new domain in Taiwan and raise awareness about Taiwanese NGOs which devote t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Burma(Myanmar), Thai-Burma border educatio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 Mae Sot, Karen.

附錄一

早安，緬甸小學校(Burmese Migrant School)

受訪者資料整理表

姓名 Name	職稱 Position	族籍 Race(s)	受訪日期 Date of Interview	所屬學校 School	
1	1	School committee	Burman	March 28,07	PYO KIN
2	2	School committee	Karen	March 23,07	UCN
3	3	School committee	Karen	March 26,07	RAY KAW HTOO
4	4	School committee	Karen	March 19,07	MAW TAW LU
5	5	School committee	Karen	March 19,07	NYALIAHTA
6	6	School committee	Burman	March 21,07	33KM
7	7	School committee	Burman	March 28,07	PARAMI
8	8	School committee	Karen	March 19,07	T'LAO'KLAR
9	9	School committee	Karen	March 28,07	BWE KLA
10	10	Teacher / School committee	Burman	March 14,07	SAY TANAR
11	11	Teacher / School committee	Burman	March 29,07	LDF
12	12	Teacher/ School committee	Karen	March 21,07	THAY BOE BOE
13	13	Teacher/ School committee	Karen	March 26,07	RAY KAW HTOO
14	1-1	Teacher	Karen	March 19,07	T'LAO'KLAR
15	1-2	Teacher	Burman	March 28,07	PARAMI
16	1-3	Teacher	Karen	March 19,07	NYALIAHTA
17	1-4	Teacher	Karen	March 19,07	NYALIAHTA
18	1-5	Teacher	Karen / Pa'Oh	March 26,07	MAW TAW LU
19	1-6	Teacher	Karen	March 26,07	RAY KAW HTOO
20	1-7	Teacher	Poh Karen	March 21,07	THAY BOE BOE
21	1-8	Teacher	Karen	March 21,07	THAY BOE BOE
22	1-9	Teacher	Burman	March 21,07	33KM
23	1-10	Teacher	Burman	March 21,07	33KM
24	1-11	Teacher	Burman	March 22,07	NAM TOK
25	1-12	Teacher	Karen	March 22,07	HSAR THOO LEI
26	1-13	Teacher	Karen	March 22,07	LDF
27	1-14	Teacher	Karen	March 23,07	UCN
28	1-15	Teacher	Karen	March 23,07	UCN
39	1-16	Teacher	Karen	March 23,07	UCN
30	1-17	Teacher	Burman	March 28,07	PYO KIN

附錄二

受訪緬甸小學校(Burmese Migrant School)基本資料整理

小學校名稱 Name of migrant school	所在地區 Location (- minutes drive from Mae Sot)	學生人數 Number of Students (2006-2007 school terms)	教師人數 Number of Teachers (2006-2007 school terms)	主要資源來源 Main Funding Resources (2006-2007 school terms)
1 RAY KAW HTOO	Wandakyan (20 minutes drive)	40-50	2	TOPS
2 BWE KLA	Phrop Phrap (30 minutes drive)	55	4	BMWEC, NGOs including TOPS
3 NAM TOK	Phrop Phrap (40 minutes drive)	50-60	4	BMWEC, NGOs including TOPS
4 33KM	Phrop Phrap (40 minutes drive)	75	4	BMWEC, NGOs including TOPS
5 NYALIAHTA	Mae Ra Mat (60-90 minutes drive)	53	3	BMWEC, TOPS
6 MAW TAW LU	Mae Ra Mat (60-90 minutes drive)	85	4	BMWEC, TOPS
7 T'LAO'KLAR	Mae Ra Mat (60-90 minutes drive)	79	3	BMWEC, TOPS
8 UCN	Mae Sot	60	5	UCN, TOPS, Private donors
9 PARAMI	Mae Sot	200	10	BMWEC, Private donors
10 PYO KIN	Mae Sot	94	5	BMWEC, Private donors
11 LDF	Mae Sot	50-60	2	BMWEC, TOPS
12 THAY BOE BOE	Mulichai (60-90 minutes drive)	193	12	BMWEC, TOPS
13 HSAR HTOO LEI ²¹	Mae Sot	400	24	BMWEC, NGOs including TOPS
14 SAY TANAR	Mae Sot	60	6	BMWEC, NGOs including TOPS

附錄三

學校行政人員訪談大綱

The questionnaire for Migrant School Committee.

1. Please tell us where is your school located?
2. How many students are there in the school? What races do the students belong to?
3. How many teachers are there in the school? What races do the teachers belong to?
4. Why were you willing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o start the school at very first? What was your original purpose?
5. Where the main school funding resources are from?
6.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school funding now? Is the funding enough for school? Is the funding stable for school?
7. How do you use the school funding?
8. Are the teachers enough for the school now? Do the teachers attend any teachers' training workshop?
9. How do you think of the quality of teacher in the school? How often does the school have the come and leave of teachers?
10. How do you get along with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at school?
11. What is your major job/responsibility in terms of a school committee/principle? What is your plan for the school now? What is your future plan (long-term plan) for the school?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ork of NGOs? What is your impression of NGOs?
12. How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and community which most of the students are from?
13. As for you know, do the parents of students are happy to hel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14. As for you know, are the parents of students able to help with the homework of their children after school?
15. How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school teachers?
16. How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17. As for you know, what do students do when they finish studying at migrant school? Do they have opportunities to go to further education or find a better job?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ly patience, your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is highly valued by us.

Puma Yeh and Yvonne Huang

附錄四

學校教師訪談大綱

The questionnaire for Migrant School Teacher.

1. How did you first get to know the information of teaching at this school? When did you apply for teaching at this school?
2. How do you like your job as a teacher?
3. Have you ever received any formal educational training in Teaching? (If yes, please tell us where , when and how long you took the training.)
4. What subject(s) do you teach?
5. How many students are there in your class?
6. What do you wish your students to be in the future?
7. How do you teach in your daily class?
8. What things else do you help with at school, besides teaching everyday?
9. How do you interact with your school committees?
10. How do you think of school committees at school?
11. How do you interact with people from the NGOs?
12. How do you think of TOPS work in migrant schools' area?
13. How do you interact with parents of students and the community?
14. Can you share with us about some life stories of your students? (the things that you know from your students ,and you would like to let more people to know)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ly patience, your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is highly valued by us.

Puma Yeh and Yvonne Huang

